

多重時態：藝術家攝影書的理念與形式（浮光影藏 五） 專家講座 - 攝影書與城市文化：“New York in Photobooks”

主持人 | 蔡胤勤（書籍藝術研究者／策展人）

講者 | 朱盈樺（視覺文化研究者／藝術家）

【策展人簡介 | 蔡胤勤 Yin-Chin Tsai】

書籍藝術研究者 / 獨立策展人，1990 年生於宜蘭，現生活與工作在台北，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博士生。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 碩士，曾於北京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訪學研究，結業於敬人書籍設計高級研究班；策展實踐與研究範疇以藝術家書籍（artists' books）和當代攝影書等出版作為藝術實踐為核心。

2018 年甫成立「PAPER MATTER」，並創建「藝術家書籍文獻庫」（ABA）以及首部華文語境的藝術家書籍研究型期刊，致力在兩岸三地推廣藝術家書籍與當代攝影書的美學、實踐及其知識建構；曾於亞洲藝術文獻庫、大館當代藝術館、台北市立美術館、國立台灣美術館等機構及兩岸各大專院校舉辦講座以及工作坊。

PAPER MATTER | Artists' books Atelier

<https://www.facebook.com/papermatter.aba>

【講者簡介 | 朱盈樺】

英國西敏寺大學媒體藝術教育研究中心博士（Practice-based）、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s）攝影與城市文化學碩士。曾任東海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兼任助理教授，現于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專任助理教授。創作與學術研究主題為利用攝影中的場面調度（mise-en-scene）特性，利用生活實驗的方式介入日常的週而復始，探索個人記憶與空間的關係，解讀城市的曖昧與想像，並逐步解構 / 建構屬於自己的城市學。

【藝術書介紹 | New York in Photobooks】

蔡胤勤

《New York in Photobooks》這本看似書錄，是西班牙的攝影史學家 Horacio Fernandez 所撰寫，眾所知悉攝十九世紀的名攝影家尤金·阿傑(Eugène Atget) 拍攝巴黎，或二十世紀的 Berenice Abbott 拍攝紐約，許多重要的攝影家關注「城市」這個主題，無論拍街頭、拍建築物等等，都跟城市習習相關。所以攝影書在 Horacio Fernandez 的眼裡，不僅僅只是資料或是作為檔案而已，它其實是一個文化研究的物件，所以這本書它蒐集了各種不同的紐約，例如 William Klein 拍攝的紐約和其他各種拍攝紐約的方式，就是把攝影書跟城市文化之間作為一個探討。

朱盈樺

今天要分享的是在 Photobooks 上面的攝影家，和我們怎麼樣去思考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名字就叫做「紐約」，每一個人跟城市都有不同的經驗，它就像一個萬花筒，人用自己的視角和這城市建立關係，這來自生活經驗或個人的想像。

閱讀 New York in Photobooks 時，我回想起自己的經驗，20 多年前去紐約時，會刻意不要知道那座城市太多事情，因為我喜歡用自己的方式去認識一座城市，例如那時在飛機上十幾個小時我閱讀著白先勇的《紐約客》，當時認識的紐約是白先勇的《紐約客》的紐約，下了飛機我頭腦裡一直冒出 Alicia Keys 的一首叫「New York」，這是一位朋友很愛唱的歌，歌詞裡說：

如果我能在這裡成功，我就能在任何地方成功，這就是他們所說的

Ooh, New York

Grew up in a town that is famous as a place of movie scenes

Noise is always loud, there are sirens all around and the streets are mean

If I can make it here, I can make it anywhere, that's what they say

Seeing my face in lights or my name in marquee found down on Broadway

在紐約的前幾天我頭腦裡一直浮現 Sting 的歌，歌詞是在講一個英國人在 New York 發生的一些事，當時對我來說是個有趣的經驗，因為求學的關係，曾經在倫敦住過一陣子，後來我發現我只要去講英文的地方，很自然就會用我的倫敦經驗去對齊，這是很個人的經驗。所以我們對一座城市，可能會有一些不同的文本，不管是來自文學裡、從音樂或是電影裡面，我們可能都會出現對一座城市的認知，這是我要講座 New York in Photobooks 的前提。

紐約，是一個大都會，人很密集一個的地方是一般人對它的印象，例如我非常喜歡看「蝙蝠俠」，高譚市就是紐約的代表，或是「金剛」是另一種典型，不管是來自電影、影集或是漫畫的這些文本，我們對一座城市的認識它會經由各種不同的管道去組成對一個城市的印象，用這個前提來談紐約的攝影書蠻有趣的。這本書裡面介紹很多攝影書，它的編排是一頁的介紹，旁邊是幾頁介紹關於這些書的開本等等，今天挑三本書跟大家分享。

朱盈樺

Edward M. Weyer 《METROPOLIS》 1934 年出版

第一本是 1934 年 Edward 這本書，書名《METROPOLIS》，講一位 An American City in Photographs 談 METROPOLIS 這個地方，這讓我對應到 1927 年的一部電影叫做「Fritz Lang 大都會」，也對應到 1927 年一部電影「柏林交響樂」，這兩部電影裡的紐約，呈現出很紛擾、很萬花筒式的城市，像「柏林交響樂」中用很多的鏡頭分割，讓你看到這座城市從早到晚的狀態，這是受到當時時代性的影響，而回到攝影本身，這本書透過不同的編排來介紹紐約，這位攝影家有社會學的背景，他用非常人類學式、紀錄式的方式去調查紐約這座城市。

攝影書的歷史已經非常久，19 世紀出現的攝影在當時算是新媒體，攝影書的發明變成用油墨去取代銀鹽相紙，攝影書在當時是一種新媒介跟舊媒介的結合，新媒介是「攝影」，舊媒介是「印刷」，是 14 世紀開始的印刷術，所以當兩者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宣告攝影並不只是單張，它是可以被印刷、被散播出去的，「攝影」跟民主化的過程有關，這位攝影者在意的是攝影的痕跡，攝影是透明的，是非常接近真實的。

這讓我想起 Victor Burgin 的一本書《Some Cities》，包含有很多的照片和自己的書寫，裡面有一段我很喜歡的文字：

我們跟一座城市的關係就像是我們跟人的關係
我們愛它、恨它、對它感到陌生
當我們第一天到一座新的城市時
會開始去尋找這座城市
會往這條路走或往那個巷子或哪一個角落
然後我們會開始注意經過的這些人的臉孔
可是這個城市它會通過、會超越、會忽略我們
我們會感覺不大確定
到底是在尋找城市或是尋找一個人

當我們到達一個城市會去對應一些經驗，在對應的同時又會發現和想像的、感覺的不大一樣。漫遊者的概念是出現在當時城市開始興起，人們對城市的有點不知道該如何面對，漫遊者來自於像是文學裡面的形象，如波特萊爾的文學作品裡面，他寫：「城市是他的空間，就如同水是魚的空間，然後天空是鳥的空間」來比喻漫遊者一人在城市裡面遊走卻不屬於身邊的群眾，他是旁觀者的狀態，他用他自己的速度、自己的腳步在這座城市裡面行走，這種狀態從十九世紀末，就是城市興起後才出現的狀態，也是攝影

家拍攝時的一種狀態。

在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當城市興起的時候，鐵路飛機汽車電信無線電...等等的發明和使用，改變我們跟另外一個空間的關係，所謂的「空間的不均質性」是整個 20 世紀一直到現在都在經歷的，許多新東西的出現縮短了空間距離，也把多樣性跟分裂性包容在空間裡，空間的不均質性它的物理上的不均質性同時也產生心理或感受上的不均質性，例如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或是 James Joyce 的《尤利西斯》，談的就是一種意識流，意識是不會停止的、是流動的狀態，如同我們的視線不會停止，和相機拍攝很不一樣，相機是一次拍攝就看到所有的地方，它是均質的在鋪陳在一張照片裡面，可是人的視線不是這樣，人的想法不是這樣，人的意識也不是這樣。

William Klein 《Life is Good & Good for You in New York 》 1956 年出版

這一本書是 1956 年的克萊因的作品—Life is Good & Good for You in New York，這位藝術家早期是學畫的，他在紐約出生，後來到巴黎開始拍照，他把繪畫的一些想法放到他拍攝的想像裡面，後來他再回到紐約受了 VOGUE 雜誌的委託，他開始幫模特兒和妻子拍一些時尚的照片，接著拍攝紐約這座城市，他拍攝的時候和人之間的距離是非常近的，畫面是一種非常勇猛的感覺，像老虎在一座城市裡面的那種感覺，雖然他拍紐約城市，但更多的是在談當時的人、在當地的人、遇到的人，那時代引起很大的迴響，也影響到日本的攝影家。當時 VOGUE 雜誌社有一台影印機非常的大，他可以用各種的方式去影印、去編輯這些照片，從某個角度來講，攝影跟不同的機具發展有關，跟放映、印刷等技術都有關。

Walker Evans 《Many Are Called》 1966 年出版

1966 年 Walker Evans 出版 Many Are Called，這一系列是在 1930 年代末跟 1940 年代初所拍攝，Walker Evans 拍攝這一系列時，正經歷美國的經濟大蕭條，他體現的是 30 年代末至 40 年代的紐約。

Walker Evans 在當時拍攝的時候他是把相機藏在大衣裡面，照片呈現一種冷漠的感覺，是因為這些人並不知道自己被拍下來，他拍攝時並沒有看著觀景窗，身體跟相機融為一體，攝影者要非常知道要在怎樣的狀態下可以拍攝。換句話說，他在拍的時候他看著前面的人，而不是看著觀景窗裡面的人，一般來說我們拍攝時，其實是看著手機畫面裡的這個人而不是你前面

的這個人，但對他來說，他拍照的時候是看著眼前的這些人，而不是他的觀景窗裡的這些人。

當我們去翻閱一本攝影書的時候，其實像是一個書的空間、像一部電影或一間房子，我們會進入一個順序，閱讀攝影書和看單張照片有很不同的特質。我們跟一個城市的關係，是以一系列相互矛盾又相互補充的方式下被理解的城市，基本上我們會有一個真正的由個人體驗建構成的城市，我們在裡面生活、在裡面行走軌跡，是一個可感知的表面城市，是由很物理性的步道建築、車道等等構成的；另外一個是想像中的城市是文本依存的場所，它可能是從文學、電影、流行文化回憶等等所構在一起的，這讓我們真正的生活經驗和想像中的城市不停的交錯。

Juan Fresan 《New YO.rk.》 1983 年出版

另外這本書的英文名字就叫 New YO.rk.，而且 YO.rk.是分開的，他說這不是一本攝影書，因為他不是一個攝影家，這讓大家思考攝影家拍的照片集結再一起叫攝影書？但如果它不是攝影家所拍攝的影像而是收集吉他書籍的影像編輯的書算是攝影書嗎？這個創作者是一個比較像是 graphy designer，裡面用各種跟紐約相關的各種圖像去進行拼貼，如藝術史的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等，讓圖像產生所謂第三個意義，像蒙太奇 montage 就是把兩個意象加起來產生第三個意義，在這本書裡面有很多這樣的做法，像是他把克拉克肯特就超人的那個畫面弄下來再把它改造，經過重新組合之後變成另外一種圖像。

最後我想要引用這段話，蘇格蘭的小說家所說的：

如果你住的地方從來沒有人畫過
你的想法從來沒有在收音機中聽到過
你周遭的人也從來沒有在小說中出現過
那妳雖然生活在一個真實的世界裡
但你的生活沒有想像空間

我們為什麼沒有談台北的攝影書？為什麼沒有談花蓮的攝影書？其實我想說的是閱讀這些攝影書籍還是要回到我們自己，回看我們到底是可以怎樣去觀察生活，我們在看跟城市相關的攝影書的時候，也在揭示不同的時空背景跟狀態下面的人們。

朱盈樺

關於【浮光影藏五】展覽，我認為有三個值得探討的部分：

第一是關於城市這個大題目跟攝影書的關係，攝影書本身是個題目，用攝影書的形式可以如何去呈現一座城市？

第二是關於攝影書跟展覽，在好地下藝術空間每年都有一個跟攝影書相關的展覽，這和攝影展不同，攝影書展你要很主動的去翻閱，聽說有人可能就在這邊待了一兩個小時，你要自己去選擇拿起哪一本書，你要坐下來翻閱，你要進入一個人的世界，你可能會從第一頁翻到最後一頁，過程中你有很多要去跟這件作品互動，這樣的閱讀的感覺東西跟展覽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我在展覽裡面看攝影書和在自己家裡面看攝影書那種感覺又有什麼不同？這是可以思考的。

第三是關於策展跟編輯，當思考攝影書的展覽的時候，在空間裡面要怎麼呈現，除了主題的分類之外，如這次的分類是以不同的創作者分類，你還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引導觀者進行閱讀這件事，策展跟編輯不是把東西放在一起而已，是需要很多的心思，這跟創作者的心思不相上下。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蔡胤勤

謝謝盈樺老師的分享，盈樺在這一本書裡面選了這四本攝影書真的是很精彩，我覺得這也像是某種策展的過程，她為什麼要挑這四本放在一個簡報裡頭，可以看到是為起承轉合的一個脈絡。我們如果沒有翻開這個封面，進到裡面從第一頁翻到最後一頁，類似一個漫遊者的行走的過程，我們都很難跟這樣的一個實體產生出某種互動關係，所以我覺得城市跟攝影書，他們好像天生就該被 combine，他變成是某種各種不同的發生的機會，比如說我們每個人都拿一本 William Klein 的《New York》，即使我們每個人都拿了一本，我們也不可能在同樣一個時間裡面去經驗，每個人會有所不同，有人一直在同一個時間或同一個畫面停留一樣久，有人可能已經翻到第四頁，有些人走到那邊有些人走到截然不同的巷口，有些人看到建築，有些人看到拿槍指著鏡頭，那個經典的 William Klein 的那個畫面，其實彼此之間是有很多的相同之處的，都充滿著偶然和機會。

但弔詭的是，書就是那樣第一頁到最後一頁，一本書不會因為閱讀的關係而編排有所不同，我覺得城市跟攝影書這之間連結，就是在書跟城市之間創造某種某種空間，這就是空間的不均質，其實他在裡面就呈現出非常的有意思的一個狀態。

1956 年的 William Klein 的《New York》跟 Walker Evans 的《Many Are Called》，我們可以注意到他透過某種編輯和編排的方式，《Many Are Called》大家可以注意到他沒有把他滿版出血那個照片放到最大，大到邊緣都沒有白白的，他是放在非常的中間，就像一個一個的車廂，好像偷窺 好像偷偷的在看一樣，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藝術家或者攝影家，所謂的編輯或者是所謂的策(冊)展，他其實把攝影書當作一種完全的作品，這和放在牆上的作品是完全不同的一個感受。

我們看到 William Klein 的《New York》裡面，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剪輯、滿版出血、大量很誇張的留白，包括回來《Many Are Called》的，那麼大的留白 這麼小張好像這個空白的空間，給予了這裡面的人們某種寂寞某種空虛，我們在頁面一個跨頁照，杉浦康平，一個平面設計師所提及的，他說「一個跨頁就是一個概念的單元」，每翻閱一個頁面就像另外一個 cut，慢慢的去堆疊起來，之間其實都在創造出許多不同的連結。

講座摘錄：劉曉蕙